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四 記上

漢世祖光武皇帝廟記

南頓令江君惇裕以書屬某曰吾邑有漢世祖光武皇帝祠邑人奉祀甚謹而昔人所記陋甚君為我述焉將刻石以詔後世某辭之不可謹按光武皇帝以哀帝建平元年生於濟陽而皇考欽宣為南頓令帝嘗從父於此既得天下亦屢臨幸蓋平生之所游處則邑之有祠所從來久矣豈獨水旱疾疇之請有賜於民亦其功盛德尊後世有不能忘者故南頓之民世祠之惟謹蓋無足怪漢自成衰不君權歸外家王莽卒盜而有之天下

大亂天心思漢惟世祖以正久也出入行陣躬夷
大難勇無堅敵智無遺策故能祀法配天光復舊物一
時群雄莫爽略盡撫有方夏正及帝猶解教所暨比隆
武宣足冠恭鷲強仇玩兵誦言視民如草芥而不講於
治國之事也而武功既成海內既定則抑功臣進文吏
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英偉之度屬於禮樂駑猛之氣束
於儒學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庠學校修明典禮煥然
一變舊漢之俗蓋嘗以謂吾理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
於明章繼志承統纂修洪業典章文物粲然大備故后
世言禮樂稽古稱東漢焉孝和已後漢德不競破壞版蕩
可謂極矣而伏節死義之士如袁安楊震李固陳蕃之
徒救於上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徒助於下矜尚名節
以震激衰弊蹈死而不悔至於獻帝人主特號而已而
曹操終不敢身自取之彼其心誠有所是故也蓋禮樂
之功風化之美足以保國長世如此皆世祖之遺烈也
嗚呼自三代以來一人而已建武十九年南巡進幸南
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
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之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
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
歲吏人又言陛下貴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又增一歲

中之元平人後有... 若他... 意先武... 尚... 意先武... 尚... 意先武... 尚...

咸平縣丞西... 醱記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 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 縣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 始置丞於是遷縣尉於外... 醱問之色之老人則其為... 蕃廷蔓庇覆占庭之太半... 其花特大於其類色之餘醱

皆出其下蓋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休必有
珍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及
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於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戰
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者至於大亂自安史以來
藩鎮四據而天下無完國降及其末分裂攘奪至五季
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閭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
天休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於是斲百年之
蟠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剪堙塞大
掃而無餘矣肆我軍聖皇帝繼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寬
賦薄征順天養民四方無異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盡

敗醫者既已擊逐鉤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為之調利
撫養安居美言以使之豈腴而堅強也由是規之自開
元以來至於章聖而天下之人始復見大治之全國嗚
呼亦可謂盛矣於是封太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徇
徻四方以明示得意聞之百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
建原廟所以廣孝恭示後世而况當太平之盛時講一
世之大禮八鸞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
孫以為歷世之大訓成法者宜如何哉是宜一草木一
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功成烈
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養生送死而無憾者誰

之力也醱醱之生當是時蓋膏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
光與夫旒纓屬車皆為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冰玉堂記

熙寧中余為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是時
道原方修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為
屬道原彖不屈遂與絕復以親老求為南康酒官故書
未成而去余既慕公之義而望其肩宇聽其論議其是
非與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
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蓋得父之
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為小官數以事屈在

勢者知高不能下於世也。然則此書之於世也。亦猶是也。其於
隋於唐。山采三經。以爲一。其於世也。亦猶是也。其於世也。亦猶是也。
是既也。夫公始於此。而終於此。其於世也。亦猶是也。其於世也。亦猶是也。
公諱元通。原之。其於世也。亦猶是也。其於世也。亦猶是也。其於世也。亦猶是也。
校資治通鑑於秘書省。其於世也。亦猶是也。其於世也。亦猶是也。其於世也。亦猶是也。
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此書之於世也。亦猶是也。其於世也。亦猶是也。其於世也。亦猶是也。
達其道。不以一毫挫於人言也。其於世也。亦猶是也。其於世也。亦猶是也。其於世也。亦猶是也。
蹈坎井。手挽虎兕。視之。其於世也。亦猶是也。其於世也。亦猶是也。其於世也。亦猶是也。
自負經濟大略。而視其志。其於世也。亦猶是也。其於世也。亦猶是也。其於世也。亦猶是也。
絕豪猾。纖悉曲當。皆曰。其於世也。亦猶是也。其於世也。亦猶是也。其於世也。亦猶是也。

於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於郡國山川之各物。詳
至於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攷焉。必信。有疑焉。必
決其言。滔滔汨汨。如道其里閭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
疑年譜年略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推十國紀年。先成
世傳之世。以此遷固欽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范曄以
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欽。陽文忠號通史學貫。穿古
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疑之。既善。養性篤行。老益壯
年八十一。後道原歎。吾平昔嘗立屯田。負外郎。其終也。
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絕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余謫官廬
陵。道原之子。歲仲主簿於德安。以其大父與父之事。示

從之者指廬山乎休吾車耕山而食兮梁溪而漁儼頓
轡而不敢留兮恐其尚謂我汗也

二宋二連君祠堂記

治國有善政不如在位有善人之化民速也在位有善
人不如其鄉有善人之化民易也夫人之情所感動常
在其所易接而親者若夫政事者固民之所畏則其從
之蓋有不得已之心焉其及物淺矣安陸之應山楚之
窮邑也然其民好文多學者其俗善良不爭純靜易治
其里之人為余言曰始吾邑之人未甚知學之利也有
宋氏兄弟者講學吾邑之法興佛舍其後兩人皆取高

第有聲名久之並為大官名尊益顯所以吾邑之人其
鄙魯不學自棄於夷者愧之其居法興時有連氏兄弟
者與二宋君游相好也其後亦登科兩人起家仕不振
然視所同舍生富貴光顯可攀為聲勢而兩人亦自力
不少屈己以附之其官終不顯故吾邑之人其不篤於
廉耻微倖貪利者愧之凡吾邑之俗好學而文純靜有
耻者四君子之化也後五十年宋景文之孫羲年令應
山與連君之從子仲儒詠邑人之意作祠堂於法興方
丈之西嗚呼為吏於鄉其有恩德久而民祠之者幾人
在位之人不如其鄉里之君子也二宋公之行事爵里

而不妄以及人也其後云州之遊其師亦既去者請
師住持師曰此將有詔矣不可因此一而後求與獄逆
捕甚衆而師獨屹未求詔問者久師曰夫天有欲請師
說法者師言佛化人不可有人之德誠為事亦不可此豈
載之微意歟或譏師以謂佛一且至於利物而師深閱
其有不以及人豈佛意歟余曰不然至膳土食不入瓦
缶四大海水不滌牛迹各何容心哉虛無以受之則一
毫不及物道當然也師以紹生丙子十月二十八日
夜右脇示寂於天清朝請即奉送世者辨其終事挈其
骨葬於漣水淳化後若干年有財賄樛某者欲刻銘焉

以余嘗從游而請銘請以此銘之復說偈曰

雲門大開士後出繼始祖小佛王知見建此妙法撞師
滅度已久正法訛變時靈貴及天久二大士出現挽佛
日回照嗣說雲門法高五其曾云天久有送嗣說曰此
丘戰獨此具妙法付之習於師然其以其師曰道本為
已視人不我契不施以一毫士以天休觀而投之穢器
是將不能受為般若之累以之三軍法成如日謝去或
悲後無述謂師道不類餘可也皆說師始在玉厨

陵川縣山水記

陵川河東之窮邑也其地山月吾吾之餘或餘林而款

避寒暑之害而高飛遠舉能使弋人無慕者鴻也今子以慙暗不見事幾得譴辱於聖世蒙垢忍耻於泥塗苟升斗以自養而欲自比於鴻不亦愧乎張子曰子之言是也然余居此以己卯之秋其遷也庚辰之春與夫磬磬陂澤中獵食以活秋至而春去者得無類乎客曰唯

臨淮縣主簿廳題名記

四方之舟車其之乎東南者十九出於泗而臨淮者又據汴凡往來於泗者必之焉淮南之衝以重法禁盜賊者三郡而泗之臨淮宿之虹地大而多數澤與豐沛接其民驍悍而慄輕於三郡之盜居多焉其豐年無事則

寇盜為之少息而其悖戾之氣發於囂訟爭鬪欺妄詭詐而不畏法故臨淮為泗之劇而吏於泗者於臨淮為最勞自子之來未凡而得安坐以治事與夫寮屬之往來而間以休於家者才十一凡飲食之安朋友之歡疾病之養率無有予忘幸未至於衰老病憊意犹足以及之而今年之秋困於疾疢者數矣吾聞之君子之道使內不傷己外不傷物可也不當事物之責而求尸天下之至勞則傷己必求甚安至樂之地而不能少行所不欲則傷義是二者皆過矣擇乎中而無傷者君子之道也既求其凡主簿於此者名氏日寸著之而又告之如

此年月日

思淮亭記

淮之源發於桐柏其初甚微或積或行洋洋而東旁合
支合滂沛溢連穎合蔡一流而下合於壽春其流浩
然於是蛟龍之所藏風雨之所興包山界野而負千石
之舟又東行數百里而汴泗合焉水益壯其所負益重
而游者益謹旁沾遠溉豐田沃野物賴其利而縈抱城
郭間以山麓泗湫清泚長魚美蟹芡蒲葭芻之利沾及
數百里而南商越賈高帆巨櫓群行旅集居民旅肆烹
魚醜酒歌謠笑語聯終於西隅自泗而東與潮通而還
於海余淮南人也自幼至壯習於淮而樂之凡風平日
霽四時之變與夫蛟龍風雨之怪無所不歷而今也得
官於洛陽之壽安而官居福昌凡風俗之所宜食飲之
所嗜與淮之南異矣官居之西有泉幽幽出於北阜淪
而注之有声淙然聚為小潭其上有亭環以脩竹吾游
而樂之漱濯汲引無一日不在其上而時時慨然南望
思淮而莫見之也於是易亭之故名曰思淮為夫士雖
耻懷其故居而君子之於故國也豈漠然若胡越之人
哉故孔子之去魯也遲遲吾行也曰去父母國之道也
君子不敢棄其所私而無志於天下故自其壯也則出

身委質奔走從事於四方以文行志事至安其舊而樂其習豈與人異情哉特與人反土而不遷與耳夫業故而不敢念流寓而忘反則必薄於仁者也予既不敏愛其所處出而仕矣然少之所居之耳目之所習狎豈能使予漠然無感於中哉且夫懷居而不遷流寓而忘反者均有罪矣然與其輕棄其舊也則累於所習者不猶厚歟年月日

伐木記

人与物各以其氣相勝而後能全夫氣也者假其所託而後有者也夫長江大河積水之淵俯視杳然莫知其深長波巨派出沒奔突近窺而神息遠視而目竦此則蛟龍虬蜃魚鼈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己者而全其生者也高山大麓緣亘盤屈翳以林薄捍以木石縈溪絡澗懸壁千仞使人望而不敢近、則畏而走此則虎豺熊羆之所託以禦物之害己者而自全其生者也使虎豹窺魚龍之淵蛟鼈視熊羆之藪則惶怖疾走而求去之矣何則物各以其所託者見其氣、勝則非其類者避之矣今夫叢祠墟墓之間入者豫然而心不寧目不敢肆視足不敢肆游其背脊、如是是何也叢祠墟墓鬼神之所託而人之氣不勝故也夫惟氣勝者全故氣不

勝者受其病故虎兇蛟豨其所處則其心悲沮而無
聊者病之所從入也余官福昌福昌古邑之廢者也官
舍依山為地十餘畝其竹与木居十六地曠人寡草木
茂遂其大者皆百餘年根幹蔽覆若幄若屋交羅籠絡
縈以葛蔓凡日將旦夕將晦鳥鳴獸號声音百千終日
間然不聞人声夫環為城通為衢限為域立為屋室闢
為場圃夷易洞達内外相應面陽而背陰附燥而瞰濕
間以草木表以臺觀人之所託也惟其所託者若是故
禽獸不敢藏蛇虺無所蟠居之而安游之而樂而人之
氣乃能勝其異已者是故無疾患無驚惕寿考安樂
遠去疾痛而今吾之所居草木居大半矣其堅頑碩老
無以異於藪澤此則鳥獸之所憑而蛇虺狐貉之所樂
而人之所居乃其棄餘則凡使吾四鄰之外晨夜而不
敢出其心矜矜若畏敵國一久數興寢而不夢是豈非
蛇虺狐貉之氣勝而人之所託者弱耶於是聚吏徒集
斧斤一日之役十夫不三日而盡伐之剖根窮本芟伐
翦則大者備梁柱小者中椽杙弱者補藩籬忘者從薪
蒸洒掃壟除平地乃見陰陽䟽通去裏洞然屋室皆闢
如湧而出於是鳥獸之聲狐貉之迹不復至矣朝游而
足不忌夜處而心不惕吾知人之氣勝矣夫之平也者起

乎其所類發乎其所託莫知其然而然者也何則物以類處者未嘗自見其氣也所託者無情不能與物為使也至其相待而後成相感而後發自外而視之隱然不可無也大荒之瀕行者返顧久廢之室後者數驚推之而無故窮之而無物故物之未始有形而不可慢者其氣也歟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為也其心樂而為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

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為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吏也為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益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為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為不足而繼以訛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卧不及暖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樂之不敢改

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
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又益務民益勞文書
其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
德相為欺給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
其所為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是罪不獲已苟以充
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
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宴賓
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為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
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吾樂其身以其獄訟簿
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神
使其中裕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
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為之哉夫
古之善為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
有得於此矣於是為之書年月日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五 記傳下

景德寺西禪院慈氏殿記

過去有佛號大通智勝佛十萬億六千四百四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二那由他阿僧祇劫。下請轉法輪而日佛知時未至受請默然坐及時至也乃三轉十二行法輪如寶雲普雨一切大具福慧至於佛而演法利衆猶須候時者雖至人不能造而況其餘哉景德寺西禪院有慈氏菩薩聖像至和中院僧法肇自錢塘內之而居院之旁舍如是之至五往持僧而未有以易也比丘詮嗣院事乃曰此院之責也佛以像法道利群品使滿劫惠世猶獲見佛常念光引其奉事當

加謹其為後當加勤而吾慈氏像乃藏之陋屋不大振
顯天龍鬼神其謂我何元符元年發憤出都遍一切以
願力故諸受化者歡喜施與金帛无量乃創為正殿其
命工以二年之春粵五月而殿成慈氏居中菩薩別侍
程：妙好莊嚴之且以為供奉青蓮下觀悲愍四衆白
毫旁擢如現大千都城士女凡瞻礼者如升兜率游內
院聞海潮音受勝妙樂詮容屬余記其事余曰前五比
丘豈无一人嘗作是念欲集是事者乎而殿成於予何
也佛子當斷一切法有時譬如草木敷榮於春夏黃落
於秋冬過去未采不可得及時既至則我雖不為而彼

自成子當其時故財不勞而足後不久而就如償所負
取而不怨時哉時哉當知佛子成是功德是大福本是
大善根盡未來世無有窮盡雖然佛身充滿一切声色
是行邪道向上一路向慈氏未生時叅取年月日記

記異

元豐乙丑六月余故人子假承務郎揚克勤自合肥赴
京師過咸平為余言道出亳州太清宮下太清之人為
揚言有道人方士者貧窶而意氣甚揚携藥炉燒藥老
子殿下大言自尊指老君像曰吾老君師也衆聚觀須
臾有火自其炉出然其衣如燔齊滿身其人驚走左右

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廷中火所照他物不然獨燒其身
湏臾北面老子像若首伏者已而覘視其身灼爛矣揚
問之太清宮人與驗尸官不異嗚呼其亦異矣狂士之
以僭誕自尊者其情豈有他哉欲駕愚夫痴氓以自售
其藥為一金之利而已世之狂者欲自售其學以誑昧
者之耳目而冒其利滅棄訓典駁訾先儒操臆見私智
而以聖人自期者與太清之狂士何以異哉得無怒目
切齒者乎夫季不祀養氣練形者皆宗老子狂士之術
出於老子者也因其師以有知乃掩其所得而求售焉
叛其本甚矣世之欲自大而忘其本者可以鑒諸此

冀州州學記

朝廷以學校道藝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興衰亦
繫其守長之能否慶曆中始詔郡縣立學而信都乃即
孔子廟而為之僅以塞詔其後為守者欲興之數矣皆
不果成元祐某年河中劉侯守冀始大作學舍師之受
經有堂而諸生隸業有室凡季之百須皆具精壯完好
可以傳久遠又為之員良田治市舍督其所入以養士
而士之來季者日有餘季之有司月有給其秀民良才
從其先生長者皆往游焉四方之士聞而來者日盈劉
侯喜其有成而使其屬李公翰請文於譙郡張耒以記

之為之言曰嗟乎政事之緩急如人之於飲食不可強也強使急者緩如止飢者之食強使緩者急如持食以進飽二者無怵其不可也余嘗怵今之士大夫皆能責守令不如古者興季校陰師的讀書行礼其中而為守令者雖責之不受亦不害其為政論守令之能否與夫人民之利病亦絕不在此何也三代之時天子諸侯之有季其朝夕政事之所繫不啻如今者守之要且急也自出師受成獻馘皆心由之則一士之不率教至勤天子公卿而親臨焉蓋無足怵當此之時雖欲緩而不治亦不可得先王之俗既亡更數千載風俗禮樂既已大異

矣而朝廷郡縣之政視季校無毫髮相反而乃日夜責之以不如古夫我則無用而強授之此何為者也且不怵夫冠者之不為章甫騎者之不為四馬而獨怵季校之不如三王不亦異哉夫求三王之治不立季是靡食於飢而必責季校於今日猶強食於飽必不行矣由是言之季之興廢其本末遠矣吏未有責也夫未可以責吏則劉侯之為此殆苟然歟蓋昔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不告朔而去羊未害也然使後世不知有告朔者自去羊始以今之政為無事於季而為不可也固然之無用而毀古人之所急安

知來者之不有作乎此剝戾之所不思也戾之意深矣
元祐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記

司馬溫公祠堂記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追崇
之於是進爵為公而國子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
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
奉詔即王仲孺為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
烈著于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狄
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于太平是其功德宜
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願不能祠而可乎於是

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祀祠焉告于譙郡張耒使記之耒
為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文美古之所謂盛德者不
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勸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
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
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
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後能有成
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于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
而淺陋夫豈不歎為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
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
猛夫子產豈欲為猛哉以謂德之効矣唯張夫好高之

難成也是以甘心于其志以成其志也夫以君子之
之弘以而說民之君子其志之大也夫君子有餘歲而
盛德之士不信其志之恆也夫君子有餘歲而
求求民而民與之非其謂者夫不信其受其罰
者有不悅而無敢誘其自入也即邑田里至于京
師觀者千萬環聚以嘆矣于是不嘆乎此可以言語術
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
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經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
秦漢以來至公而高德之效始見于世可謂盛矣嗚呼當
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召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

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每游公之門而
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于堂而刻之

真陽縣素絲堂記

慶曆中起居錢公守真陽名其堂曰素絲堂宋紹聖
初公守是郡此堂具存而四年蒲齊安道蔡之真陽真
陽宰錢君起居之孫也授官于然舍其西有堂宏敞而
高潔寒暑之吾或宜而後居之曰素絲而屬予記之
惟錢氏有大功事于皇而志在于天下而予孫仕
于朝以才德為名臣者則雖死而天下日族觀錢君所
以名堂之意則其潔已自下之意自有自是矣哉君治真

陽不勞而庶務卒與客終日清言于堂上視其規畫繼其祖無難也起居諱序遠與越忠於王之孫閏月二十五日譙郡張耒書

萬壽縣學記

萬壽令皇甫君治縣有餘力吏之常職無不奉矣而嘗慨然曰是未足以為政也令吾民小之為闢闢六之為盜賊鞭笞戮死相繼於有司而不知耻意者未嘗教之歟教之道必先治孝校誘其良才秀民而勸養之使之業成出仕受祿於朝而後田里閭井之人風動慕悅而興於善蓋漢文翁之治蜀唐常衮之治閩皆用此道然蜀

閩皆去中原數千里其民雜乎蠻夷猶且教之有成而况吾邑之在淮穎間去王都絕數百里其民儉樸而倡優拙靜慎而獄訟稀若是而不教令之罪也縣故有孔子祠前令嘗增為祭舍而不果成廡且二十年矣君於是相地賦工興後四旬而祭成自孔子之堂與夫門廡齋序凡祭之百項皆具而邑之士貢田十有二頃以獻君又闢祭之四隅得地六十畝植雜果千本凡此十二頃六十畝之地取其七足以給養士而又為之延師儒以教之而邑之子弟來祭者日加多余守穎時則聞君之興祭辛巳之冬予移官臨汝道邑中君館我於新祭而

有成公上之力或有不暇及夫君子之於衆人豈其
得不得皆以為有命彼向去享天下之奉如此則君不
以為借天下莫之敢諫之無故而得世豈容有此理
哉嗚呼世之奉佛者無有一毫之累以勞其心飢而人
與之食居而人與之舍人任其飢寒之憂而已享其奉
道之利者無乃人以其望佛者望之耶嗚呼使誠得佛
之道則吾將以所以事佛者事之知其不足如將冒而
處也則資物之一毛亦將償之彼佛者果無故而得之
蓋亦視其所享而占其功觀其所取而知其與是其點相
天下陰利萬物之功且亦不可計夫而惑者嘗欲憤詆
而勝之亦不過乎彼妄說而不悟者其心有可恃也

任青傳

任青壽春人也無賴為童以智欺推其黨有言群盜中
然青為盜不多殺害為濟所欲不多求猶有以贖其類
美里僧有吾疆其直數萬錢僧走之所以圍倫之甚固
盜數取之不得於是里少年聚飲萬錢邀青曰子能得
驢則請以錢為君壽不然則吾安得君也青笑謝少年
辭不能少年固強之青曰具飲夜半吾乘驢來詣君矣
雖然願以是為戲卒車請以驢還僧少年曰諾夜半青
懷刀起其恒入僧齋獲金外緡後前是亦可解理青即

解乃微然抗之問見以... 疾之禍視其青反... 取備命重昨... 至... 願勿罪也... 還不得聞朝廷... 太守使捕部中... 得尤賊詔拔官... 聚黨私掠傷吏... 陽之小水青遠... 福... 一書長六尺餘慷慨

勇敢

持了入山... 里以一晉士及然貌

詢... 法... 師... 出... 教... 心... 後... 中... 人... 是朝廷興... 裕軍... 茶... 歡... 賦... 道... 道... 道

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怨婦詩見怨夫人讀之曰
吾與若類也然爾猶得處在宮中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
央夫人猶自力出然遂焚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五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六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
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
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
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
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
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
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過管欬或其英華於腹心而
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稜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

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
以充棟梁榘我輪輿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
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
秦少章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
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
意為詩章古文徃々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
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
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
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
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己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

隨至異時一身資存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
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
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
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貴重
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當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
二子者方其羈紲憂患之時蓋盡其所短而進其所不
能者非如李公口百言之云也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
為其可悔者察其所知宜加多矣及身而安之則行
於天下無可道奇矣然惟公思之當嘗見者也賜之車
馬而辭者不與然去者已前思之而無步則任有苟得

之心為害不鮮多系故隙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
然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某為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卒官始見端叔為諸生某雖
未有知意已相親後我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某
又獲見某時已孤端叔吊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遇于
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議論益奇名
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
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
事朝廷然皆不敢有請於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於朝

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
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某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
端叔不足怪庚午某卧病城南門無犬鷄晝卧情惛端
叔嘗夜過我以烛視我而目見疾有間喜動詞色訪覓
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
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通譜於我舅行也豈其出
於此非耶八年十月過許昌以將北求余言為贈行余
在交遊中已號為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為今中國患者
西北二虜也狙伺我久矣而小不睦故為變易北大而
重故為變遲小者濟瀛大者非直也自北方罷兵中國

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
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
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為是說者
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
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
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及時中
國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
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羗酋也吾安能
復以羸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
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

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
盡而符石騫于國中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
蹇而久之元吳叛于羗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其聞今
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
敵而人不惧者誠信之也哀鴻不鳴要非祥豺狼不噬
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
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悔乎其項在洛陽與刘几
者語边子几老将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边吏夜飲此
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行糧而五日禁其為樂為今役
者不亦難乎夫推牛驪酒粟鳴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

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某閒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
盛而今燕豆蔬惡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負窶有愁
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將重
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
之贏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才得幾何哉子從
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李問詞章而從蘇
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

送吳怡序

吾友吳熙老好李樂善敏於為吏不苟於其職嘗主簿
於蘄之羅田部使者才之使尉黃岡余田與之相聞而

來黃岡也余方坐事屏居而熙老獨喜從予游余謂之
曰余棄人也又負罪於有司子與罪人游且累君熙老
不謂然尤喜予翰墨言語得之輒寶藏余年老多病學
問日衰落文字尤荒梗熙老所求十不能答一二而熙
老意益勤不勸夫人之好惡之不可解如此居黃岡無
數月又遷蘄水丞將去黃求予言贈其行余為之不能
無言曰子盍現於貨乎所操者愈奇則藏之也愈深知
之者愈寡然一旦而得所售則萬金之直有不較而樂
輸之者方其未售也閉肆而處終日寂然其鄰里莫知
也而持槃賣餅兒日一自操槃而出自譽其貨叟也

十人之聚則往即之自旦至夜勞力如此得百錢之直之外則偃然有過望之喜矣夫所操者不厚則自處也薄夫自處也薄則亦無所不至矣其理然也君子進德修業夙夜強學其所操者豈萬金之貨也哉吾顧熙老好學愈勤樂善愈富為吏而有賜於民多積而深藏之自愛而重出之則將名譽充於四海出入紫閣訐謨黃閣也可跂而俟也敢以是為遺行之言

曹昧字昭父序

大梁曹昧涕泣語余曰我不幸蚤孤既長而族人言爾先人名爾昧字爾曰昭父余實用之而未能言其說予蓋為我申言之乎余曰昧之必昭譬之夜必有旦晦必有明也莫或使之而理未嘗不然其在人則善惡是己為善於家而受爵於朝車服以旌之名號以表之為不善於幽而刀鋸斧鉞從之其始也人莫或知之而其著也莫之能掩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子先人之訓子至矣余雖欲言之何以復加子敬之哉

楊克一圖書序

甥楊克一夢人授圖書凡三十有一卷大抵皆其姓名字變易迭出頗有奇怪古人有言夢者想也形神所不接而夢者因也夫因者想之變其初皆有兆於予心遷

流失本其遠也已甚故謂之因然其初皆想也而世不能明其故以所因者為非想而得夫使如至人之無想歟則無夢矣豈有有夢而非想者哉予見爾之好圖書幾癖矣心思手畫惟怪之為求則其夢授於異人何足恠哉好射者夢良弓好樂者夢竒聲何則志固在是也爾以謂是三十一圖皆非平日之所思則正昔人之所謂因者也精神遷流何怪不有古人或以謂考吉凶明將來三十一圖曷足恠也哉爾以是思之將復有得矣圖書之名予不知所起蓋古所謂璽用以為信者克一既好之其父補之愛之尤篤能悉取古今印法盡錄其

變謂之圖書譜自秦漢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為人篆印璽多傳其工有自遠求之者數為予言予不省之獨愛其用心不侈致精於小事末務故併錄焉

祕丞章蒙明發集序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不計其功固有其才可以為而不達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繫天者其未可以賢不肖必也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復深悲其無功以謂百姓知不知皆為垂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曰常有天幸不至乏

絕夫子長不少假借於屢勝之去病而獨拳拳於老死
之李廣何哉彼惟深痛夫庸人冒時以取名而豪傑之
士制於命而不得少就其志故其與奪之際如此嗟夫
豈獨人事哉凡物亦然大夏生殖而叢棘能有所庇疾
風烈寒大木百圍僵仆而死秋水時至溝畎有一漑之
功而歲旱淵竭江河不足活魚鼈物固繫其所遭者哉
今年春予遇友人會稽章邦老於宛丘一見予再拜泣
涕出其先人祕丞君詩文三編及其行狀求予文以為
之序其文章議論甚高而歎其不大設施也

潘大臨文集序

士有聞道於達者一會其意渙然不疑師其道治其言
終身守之而不變甚者或因是以取謗罵悔吝而不悔
其心視世之樂無足以易之者亦可謂有志之狷士矣
彼其心以謂不有得於今必有知於後故甘心而不辭
夫既已盡棄世俗目前之所樂而獨待夫寂寥不可知
之後世則亦可悲矣予友潘大臨字邠老其人也邠老
故閩人後家黃州崇寧中予以罪責黃州與邠老為鄰
邠老少學為人則已不能令其鄉人衆不悅之邠老獨
與當世知名士游往來甚重行與之交嘗舉於有司與
百千人偕進偕退無知其才而力振之於困者後余蒙

恩去黃居於淮陰聞邠老客死斬春予為之太息出涕
政和之初邠老之子慤既免喪拜予於宛丘出其先人
之文章若若干卷求予為序予知邠老為詳義不得辭
而自視亦世之窮士也其勢力曷足以振邠老於無聞
未必不辱邠老之文而并棄之也而邠老生死之不遇
如此年月日序

送秦觀從蘇杭州為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為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及九復一章
乃成大抵悲愁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於物也秋蛩寒
蛩鴨鵝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冰谷之水楚囚之絃

越羈之呻吟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
冬裘而夏締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為是
耶世之文章多出於窮人故後之為文者喜為窮人之
辭秦子無憂而為憂者之辭殆出此耶吾請為子言之
古之所謂儒者不主於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
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內足
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於四方鄰國寢謀言於軍旅敵
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
實以是為文後世取法焉其於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
震也有生於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繫萬物之休戚

於其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虫危枝之翼嗚呼以相求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子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考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者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為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楚之治國不責倚相由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為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其尊禮不如

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於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才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謂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饗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挹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以予言質之而歸告余也

送張堅道人歸固始山中序

余元豐末年與至柔生會於宛丘余時年壯嗜酒馳騁世樂雖知柔懷道而未暇問也爾後絕不相聞至今至蓋十有八年而余出入朝廷用舍榮辱之變歷之備矣退視其軀亦駸駸於衰老疲病之境矣建中靖國元年出守汝陰一日至柔惠然訪予於郡齋視其精爽動作於宛丘見時不少異既携其平生所嘗試之方授余以濟其病又教余以養性之妙其言曰大道甚簡守心而已守心無他守一而已靜一之極則玄通四達而真氣應之大非意之所能測言之所能盡也得者知之矣真

氣來降則百疾除而永年矣經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虛志弱而腹則自實骨自強矣是道也智者得之為止觀司馬子微得之為坐忘皆一道也此皆真人修身之要而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變怪吞餌金石古道遠矣余三復其言因畫屏其平日之所聞伏而思之若有悟焉抱朴子談道數千卷而曰若夫至道則尺素而是信謂是乎如吾至柔之論則尺素為多矣至柔隱居固始之野人莫見其面而時為人治病將歸求余書書余不工因誌其

所教以告世之好道而不得其要者辛巳孟冬日序

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彫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魁武者莫如劉季項藉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其過故鄉而感慨別羨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為歌詞含思淒婉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余友賀方回博學業文而樂府之詞高絕一世携一編示予大抵倚聲而為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學能文而惟是為工何哉余應之曰是

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雖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澤之工則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媵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年月日譙郡張耒文潛序

許大方詩集序

同塵子許君大方吏於海陵謂余言平生仕宦四方所至輒為詩句文篇未嘗廢也亦輒集為一書求人為序所以冠於篇首今海陵之集將成矣子其為我序之乎余曰士方其退於燕閑寂寞之境而有以自樂其樂者

徃徃英竒秀發之氣發為文字言語超然自放於塵垢之外盖有可歎者然一行為吏此事便廢敲扑喧囂牒訴憧惚既已變易其平生矣風雲之觀溷於泥塗泉石之想變於闌闔俗慮日進道心日銷嗚呼士之道藝不進者以此許君以蕭洒出塵之姿屈首徼祿於小官又吏於僻遠戩事之外宜其有憔悴無聊之歎尚何暇注心於筆研文墨之間耶然既已粲然成編矣其中非有過人者其能爾耶是余所以喜為之序也

宗禪師語錄序

諸聖傳心不由文字從未建化咸立門庭蓋言為道詮

執之則為大病語乃聲法透得方具少分則夫言亦末矣四祖宗禪師黃龍心之嫡子臨濟玄之裔孫學最上乘悟第一義徧參尊宿法席歸住四祖道場雄啟度門明揚政令雖洪鍾巨震固嘗動地雨花然古澗寒泉飲即喪身失命至於拈槌舉唱斯辯宣揚門人記為後錄若干卷已丑孟冬其門人義和携以示余求序冠其篇首勉為書此幸無謂焉譙郡張耒記

錢申醫錄序

余嘗愛太史公述倉公傳為記自齊侍御史咸至齊文王病凡數十人其察脉觀色所用藥劑湯熨之法皆載

之以為後法所謂黃帝扁鵲書今已不盡見而其遺法
往往見於此世醫所宜剗心而學者也尚何議焉余頃
年謫官齊安鄰郡蘄春有龐安時者高醫也其於黃帝
內外甲乙諸書深矣余嘗從之游喜聞其說而不能盡
究也無幾何安時死余為誌其墓因求其平生所嘗治
疾或竒證變候有人不能曉者使其其說與所用藥欲
載之墓誌之後以為後法而其家不甚曉知雖有所疏
陳數十條皆無倫叙勉擇十餘事載之而余至今以為
恨也近宛丘間居吳人錢中以醫錄授余得之欣然蓋
申善為醫而無錄其治疾之嘗效言具察脉觀色之方

而徃徃著其藥物之劑嗚呼其用心可見矣恨余不學
醫不能與君上下其論願益勉之求世之高醫而問焉
子將有得焉或因公孫先以見陽慶之闕

李德載字序

表弟李成甫名公輔告余以不安其字也求易之詩不
云乎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
輔負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夫車之所載或輸焉
繫之於輔之棄與不棄而已則輔之於車功亦大矣雖
然輔之於物有功於車而非車也考一車之物而輔不
與焉然正六轡謹輸輻僕在前馬伏軛而輔不至則車

張右史文集卷第五十六